

故乡吟

故乡情未了

巩建宏

树高万丈不忘根，人行千里不忘祖。随着远离故土定居烟台时间已久，我亦像无数远方的游子一样，毫不吝啬地把视线和情感移向熟悉且陌生的故里。走进破败荒废却留有祖辈亲人生活痕迹的老宅，探访平日里少有走动往来的故亲老友，踏访乡野无名的山川沟壑与田间地头，把回归故土作为一次寻觅亲情、友情的温暖之旅，把逗留老宅当作一个重拾自我再出发的精神驿站。

故乡清瞳村位于五岳独尊的泰山西南麓，是个半山半洼有着得天独厚资源的富庶之地。明成化年间建村，因村东有一眼泉水，经过村庄注入村西金灯湖和银灯湖，湖水清澈见底，故得其名。每次省亲故里，既有近乡情更怯之感，也有故乡难再回之痛、之憾。目之所及，每一条山川河流，每一棵花草树木，都是那么顺眼、生动，露着怯怯的笑容。行走在街巷中偶遇熟人，每一次的匆匆话别，每一回的驻足畅谈，都是那么亲切、和善，透着浓浓的乡音乡情。

我家老宅坐落在村中一条狭窄的胡同内，是祖上留给后人的唯一家产与念想。我与哥哥姐姐出生在老宅，老宅于我，有着不一样的情感与思念。曾记得，老宅坐北朝南一溜五间正房，墙体外面窗台以下是青石垒砌，窗台之上是土坯建造，房顶的主梁和檩条都是较粗的榆木，算是用不错的材料和工艺建成。院子东侧有厢房三间，西侧有厢房两间，墙体也是下半部青石上半部土坯建造，房顶材料次之。门窗均为榆木材质，结实耐用。窗户为栅栏型。据《巩氏家谱》记载，约二百年前，祖上弟兄三人从东平湖岸边的巩家楼来此定居，老宅应是那个时期所建，几位健在的长寿族人印证了这种推测。历经数代，巩姓慢慢地在村里繁衍生息成为较大的家族，到我这代已达200余人。

那时候，我家住在东厢房，大爷家住在正房和西厢房。院子里有两棵枣树，每到秋风吹拂的时节，树上泛着微红的鲜枣或打下来晒干的红枣，没少解我们的馋。印象中大奶奶是个白发苍苍、慈眉善目、干净利索的老人，常常变着花样地拿出干枣、花生和糖块分给大家，小孩子都喜欢她、亲近她。她养育的儿女长大后都离开了家，平日里就她一个人过日子。

她有个儿子在空军部队服役，按辈分我叫叔。印象中见过

他几次，叔与当军医的婶子回家探亲，那一身绿下蓝的空军军服在农村格外引人注目。他们回来的那几天，小院里可谓人来人往，充溢着朗朗的笑声和浓浓的亲情。叔和婶子给我几次用彩纸裹着的糖块，那甜甜的味道刺激着我的味蕾，我不舍咀嚼，含在嘴里，尽情地享受融化后难得的美味。叔和婶子那身威武的军装，一直刻印在我儿时的梦想里，长大后踏上从军之路，应该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老宅给予了我儿时的甜蜜，催生了美丽的梦想。

老宅里蜗居着十几口人，处得就像一家人。娘虽然不识字，但对家长里短的处事礼数知道不少。她常说：“居家过日子，别忘了与邻居处好关系啊！”家里偶尔做点好吃的，她总会让哥哥姐姐端给大奶奶和大爷品尝。她还经常与邻居互送葱蒜蔬菜、瓜果梨枣；借邻居一瓢面，还时必定要装到满尖顶；谁家缺个油盐酱醋的，打声招呼能解燃眉之急，就连那时非常紧缺的粮票、肉票和布票等票证也是邻居共享。娘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经验，教会了儿女处事做人的道理，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为人处世观。无论身在何处，始终不忘“娘的心”，把“千金难买好邻居”作为一种执着的理念，真诚地与左邻右舍处好关系，在高楼林立感情淡漠的城市，享受着睦邻的友好与真情。

后来，大爷和大奶奶去世，老宅只剩我家。不久，我家也搬进了新房，留下了苍老孤独的老宅。父亲担心老宅没人居住，容易潮湿发霉荒废，特意安排二哥带着三哥和我晚上去东厢房睡觉。房内有盘土坯砌成的火坑，每到冬季的傍晚，母亲总会踮着小脚在院内的柴草垛上撕下柴火，塞进炕洞内引燃，慢慢地炕热了，略显破旧的老宅升腾起丝丝暖意。娘打发我们睡下后，轻轻掖好被角，吹灭油灯才离去。我们哥仨一宿都是在温暖中酣然大睡。

下雪的日子，父亲总会早早就来到老宅院内，担心惊醒睡梦中的儿子，便轻轻地用大扫帚扫去地面的积雪。等我们醒来走出屋门，看到的是漫天飘舞的雪花和一条从屋门口到大门洞的小路。此时，父亲也把大门外胡同里的积雪扫走，清理出一条小路，方便早起的孩童们上学和路人出行，在潜移默化中把“各扫门前雪”的古训融入日常生活中。这样的生活随着二哥去公社上高中才结束。

十几年后，三哥在老宅院中重建了新家，但保留了东厢房。20年前，随着村庄规划建设，老宅旁边又建起别人家的新房，再也找不到一点旧时残存的模样了，但每次回去，我总爱到此处逗留与静思，从记忆的碎片中搜寻着昔日的旧貌与温情。

老宅，是家族的根，是世代的魂。我想念老宅，怀念双亲，它承载了儿时的记忆，凝聚了珍贵的情感，抹不去的乡愁中注定有它浓重的一笔。

我不会忘记，村东那座海拔不过百米的玉皇山，虽然没有泰山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雄伟气势，但却因为山之阳处长眠着英灵名扬东原大地的刘仲羽，成为一座人们敬慕的英雄之山。

我从小听着刘仲羽烈士的故事长大，他是村中走出的大英雄。1937年秋天，他在执教的完全小学与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接触，革命思想不断进步升华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次年任中共东平县委书记，后调任泰西地区总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兼《团结报》总编辑。1940年9月18日，因汉奸告密，他不幸被捕，于1941年1月2日英勇就义，年仅27岁。他家与大奶奶家关系密切，上学和当教师时，他回家经常来老宅看望大奶奶和我的家人。他加入党组织后，由于工作繁忙和身份隐蔽的需要，常借夜色回家，来去匆匆。他还借机向我父亲和邻居宣传革命思想，给我父亲指明了前行的道路。父亲受其影响，秘密为党组织做传递情报和发动群众的工作，成为村中较早的共产党员。

英雄无悔，为国牺牲，是光荣，是值得后世永远铭记的荣耀。每逢清明节，当地干部群众都会为烈士扫墓，缅怀英烈，激发斗志。记得上五年级时，为烈士扫墓归来，老师要求写一篇献给英雄的作文，我的作文得到老师的好评，在学校宣传栏展出。抚今追昔，感慨万千。吾辈定当珍惜时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，脚踏实地努力工作，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。

故乡何处是，忘了除非醉。白云苍狗，倏忽间离开故乡已经40个年头，两鬓早已染上白霜，额头也增添了些许深深的皱纹。时间的常态是消失与遗忘，多少当下变成了过往，多少鲜活变成了虚无，多少曾经亲密挚爱的人、事、物变成了永久的回忆。回不去的故乡，找不回的时光，留不住的爹娘，忘不了的老宅……

人世间

父兮生我

阳春花

“门前老树发新芽，院里枯木又开花。半生存了多少话，藏进了满头白发……”一曲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触碰了多少儿女的泪点。记忆中清瘦挺拔的父亲，眉目清秀，寸许长的白发三七分，健步如飞，起早贪黑地忙着农活，从未在家坐等着吃一顿饭。每次母亲做好饭，我站在后山头上大声呼喊，父亲才回家吃饭。没听见我的喊声，父亲就一直在地里，总有干不完的活。

从我记事起，早上总是睡不醒，父亲起床后就一遍遍喊我起床，喊声令我梦断天涯、懊恼无比。父亲叫我起来打猪草或者放牛、做饭，帮家里干点啥。我极不情愿地起床，眼睛睁不开，心里怨恨着，噘嘴黑脸跺脚，气嘟嘟的。父亲就耐心地说，小孩子要早睡早起，养成好习惯，一辈子都受益。儿时我哪管受不受益，就想多睡会儿。在父亲的督促下，终于养成了早起的习惯，直至现在我都不睡懒觉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早起来做好一天的准备工作，日常秩序井然。良好的家风家训塑造健全的人格，真的受益终生。

父亲十分重视读书，他常说，农村娃要读书走出大山，有文化才有出息。父母种着十亩地，家里的开销就指望着粮仓里的粮食。记得我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高中时，父亲的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。临开学前，父亲步行十几公里山路，挑着一百多斤小麦去集上卖。赶两趟集，卖了两百多斤小麦，换来一叠十元、五元、两元、一元、五角的钞票，母亲用手绢包着，让我拿去交学费。父亲叹息着说，小麦不值钱呐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家里从来没有这么多钱，这是最大的一笔开支。我心里有深深的负罪感。那时我们姐弟四个都在上学，父母供我们读书实在太难了。粮食卖多了，家里又不够吃。我是老大，不想上学了，想帮父母干活，既增加收入又减少一项开支。我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后，父亲重重地磕着烟袋锅子说：“只要你好好学，砸锅卖铁也供你读，你现在不读书能干什么？”在父亲的激励下，我兴冲冲地踏入高中的校门。

高三那年遇上大旱，地里的麦苗干得快着火了，家里青黄不接，拿不出粮食交伙食费，我决定不上学了。正好村里需要一名代课老师，经村里举荐，我做了代课老师。父亲自责不已，说自己没本事，如果让我继续读书，肯定能上大学，而我从未后悔过，感恩父母没有重男轻女，让我读了那么多书。那时村里读书的女孩子寥寥无几，多数女孩子在家帮着干农活，读书的机会都留给了男孩子。现在书本常伴在我的枕边，还能写写小文章，又多了一份人生体验，我很知足。

父亲70岁那年，他一早骑着电动车来我家帮我看孩子，途中被车撞了，大腿骨折。在医院住院期间，他总念叨着：“腿摔坏了，不能干活了，怎么办呀？不然我还能种点瓜果、花生给孙子、外孙们吃，哎！”我听着，心头为之一震，父亲正被疼痛折磨着，他没有言说自己的痛，却心系孙子、外孙们。我忙劝父亲说：“爸，您安心养伤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您把身体养好了，是我们一大家子的福气呢。”父亲“嗯嗯”地表示认同。那次手术不大成功，父亲痊愈后，那条腿短了几厘米，落下了跛腿的残疾。这让我很自责，父亲却不以为然。父亲宽厚，接纳生命中的所有，从不怨天尤人。

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，长我育我，顾我复我。如今父亲风烛之年，佝偻着身子，走路一跛一跛的，仍闲不住，在家种了块小菜园，时令蔬菜、花生、玉米、地瓜……隔三岔五送给我们姐弟几个。我们都叫他不要种，他说：“城里的菜哪有自己种得好吃，还贵得很。就当活动筋骨了，老坐着浑身不舒服。”他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一直放不下。

每次父亲来我家，送别时看着他一跛一跛的身影，我就想，曾经健步如飞的父亲哪里去了？老态龙钟的父亲还能来我家多少趟？这些疑问，令我不敢直面，但我还是很宽慰，老天垂怜，父母尚在，我们相互守望，这样的时光弥足珍贵。